

周末记事

演武厅社区里的佛公书院与点将台

图文 张景生 刘刚 张孜



兖州城西，飞龙路以南，大校场路（现友谊路）以北，龙桥南路以西，太阳路以东，有个演武厅社区。近因鲁湘鄂川粤作家、学者前来采风考察，再度引人注目。

这里是原山拖发动机公司的职工家属区，现为演武厅社区居委会所在地。传说这里是曹操屯粮、练兵、点将、发兵的地方，大校场、演武厅、高大平台，以及平台周围破损的石碑与文字记载，都为这些传说提供了佐证。

清朝末年这里就建有飞机场，民国初期又在此建设了山东省第一个军用飞机场，是国民党军驻师部所在地。兖州自古为兵

家必争之地，由此可见其军事存在的价值。

2016年5月，位于点将台南侧的演武厅社区居委会，在此院内改扩建办公房。当挖掘机进深两米时，突遇坚硬的物体，经人工清挖，发现一块石碑，泥土覆盖之下，依稀可见石碑上的“佛”字。

兖州是古九州之一，儒释道文化源远流长，始建于隋朝的兴隆塔在国内古塔中建筑结构独树一帜，子母结构的十三层塔上之塔迷团至今未解，其地宫宏大，佛祖圣物罕见而丰富。

在我小时候，母亲每天纺线到半夜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右手摇动手柄的节奏均匀得像钟摆，左手捏的棉条有着微妙的弧度。那“嗡嗡”的纺车声和窗外的虫鸣交织在一起，是我儿时最好的催眠曲。

母亲用纺的线子织成的粗布，给我们姊妹几个做棉褥和衣裳，还能用多余的粗布去东乡换回粮食补贴家用。

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母亲连夜织了三匹蓝印花布，天不亮就背着去二十里外的开河集市。傍晚回来时，她冻得脸上紫红，身后背着



你要是来到孟子的家乡邹城市，在街上保不准能看到，不大的门头房，三五条长桌，十几个马扎，男男女女们围坐一起，面对一片红光闪闪的美食，吃得满头大汗，涕泪交流，真个是不亦乐乎。这是在吃川味面条的情景。

山东济宁的邹城，何来川味面条呢？说起这渊源，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起了。那时候，济东、邹西发现了大煤田，国家决定组建兖州矿务局，大规模进行煤炭开发。一声令下，建设者们从全国各地云集邹城，尤以云、贵、川居多，建设活动迅速展开。

建设者们来了，留在老家的家属们也纷至沓来。这些吃苦耐劳的家属们逛遍邹城，新鲜劲过去了，也不想在家里赋闲，就琢磨着做点生意。做什么好呢？邹城人多，卖吃

亲情

那年的故地重游

郑艳琼

早市里板栗、核桃、月饼琳琅满目。午后小区门口好多店铺早早打烊了，节日的气氛越发浓烈。我收拾好东西，向着老家方向出发。

公路两边，满目是绿油油的玉米，黄绿色的烟叶，黄澄澄的稻谷。蜻蜓悠闲自在地飞来飞去，路旁朝颜寂寞地开着。一些已经翻起的稻谷，歪歪斜斜立在田里。远处，峰峦起伏，青山如黛。进村的路两旁，敞开的大棚里，是大片大片的绣球花。

秋阳炽热，村落安静。还不到晚饭时间，没有炊烟，没有牧牛归来的乡音。回到家，母亲已经开始张罗晚饭了。不多时，一桌丰盛的晚餐已经摆上桌。吃过饭，小孩抢着去洗碗了。

我看天色尚早，先去龙潭逛逛。母亲说，不想去，她去过。我说，昨天去的和今天去的，看到的景物都是不同的。女儿也附和说：“哎呀，外婆，你就去嘛，多出去走走，对老年人有好处。”母亲依旧不想去，但终究耐不住孙女一阵劝，就同意了。

我们出发了，在这个中秋节的傍晚，去龙潭一游。不一会儿就到了龙潭，昔日清秀碧蓝的潭水早已不见踪影。潭子中间翻滚

兴隆塔北曾是宏大而古老的兴隆寺。点将台南侧、演武厅居委会院内的“佛”字石碑，应与曾经的兴隆寺有关。社区领导对此碑严加保护，并立即通报山拖公司主要领导，现场察看后，立即向兖州市主要领导汇报，以便确认后加以保护。

兖州市领导明确指示：一是保护好，做好防损防盗；二是保持原状，包括石碑上的泥土，一切待文物专家处理；三是市领导立即通知市文物局现场考证。随后，兖州市文物局文保科会同市博物馆两位专家，赴现场考察。

经过清理，石碑文字清晰可见，正面刻有“佛公书院”四个大字，右下方落款为“兖州府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口月”。正面碑文载有兖州知府及所辖四州二十三县的知州、知县捐奉银数额。

专家初步认定，清朝康熙年间，兖州府借助此地高台，也就是在传说中的曹操点将台上，曾建有一座书院，培育士子，选拔人才，研修学问。至于为何冠以“佛公”，需要进一步考证。

此“佛”何意？佛不是随便叫的，从字面分析，“佛公”应该是一个颇有背景的大人物，非富即贵，否则不会惊动兖州府和州、县长官捐建冠以“佛公”的书院。随即，此碑由文物局运往兖州市博物馆编码收藏。

经与兖州市政协文史专家查找清代史料，并咨询山东省政协有关人士，最终确定：佛公系舒穆禄·佛伦（？—1701年）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清朝大臣。

佛伦起家笔帖式，累迁内阁学士。历任山东巡抚（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）、四川粮道、刑部侍郎、左都御史，工刑户三部尚书、内务府总管、川陕总督，累迁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后遭御史郭绣弹劾。

康熙三十九年，佛伦退休，后病逝于家中。此人被朝野尊称“佛公”。

旧时光

母亲的纺棉车

杨玉强

半袋玉米面，那可是我们姊妹几天的口粮呀。

母亲织的布经纬分明，线脚均匀、细密，浆染成各样的颜色，拿到集市上，总被眼尖的乡亲争着买。

纺棉初创于石器时代，但纺棉车的普及，

美食天下

邹城川味面：从何而来

张现涛

的！卖什么？最简单的当地面食——面条。根据这些家属们的观察，邹城人勇武、豪爽，爱吃辣椒，有“能吃辣，会当家”之说；家乡四川也吃辣呀，并且是麻辣。那好，就给面条取个四川味的名字——川味面。邹城川味面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。

方便实惠、麻辣鲜香、回味悠长的川味面，赢得了邹城的青睐，风靡开来，辐射周边。最早的川味面条馆，开在邹城一中对过，两毛钱一碗。凡邹城一中毕业的学生，没有没吃过川味面条的。而今走在街头，冷不丁会有车在你身边停下，“你好，打听一下，请问邹城哪家川味面条正宗？”好客的邹城人自然乐行其事，遥指正宗川味面条馆了。

辣椒和花椒是川味面条的灵魂，也是山东和四川精神的体现，少了这两样，一切无从说起，为这还惹出不少笑话。据说有哥几个比拼吃麻辣，吃完之后竟然惊呼“我的嘴唇？”还有位老兄，要一碗面条，吃人家一碗辣椒，最后店主非坚持面条免费，麻辣和辣椒钱不能不给。

平心而论，要一碗软硬适中的面条，佐

佛公在任山东巡抚短短三年，减税利民，清正廉洁，深受山东百姓尊崇。佛公离任山东巡抚的第二年，即康熙三十二年，济南民间在大明湖处为其建“佛公祠”一栋，以颂扬其功德。佛公祠作为活人功德祠是极为罕见的，原址现为书店。

据佛公书院和佛公祠碑记载，演武厅居委会、点将台上的佛公书院，与济南大明湖佛公祠同建于康熙三十二年。祠是民众颂扬纪念佛公勤政爱民的功德，书院作为教育组织意在以佛公为范，培育清廉、勤政、爱民的英才。

①点将台古砖②佛公书院碑刻③④传说中的曹操点将台



与元明以后黄河流域大规模种植棉花密切相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它几乎是中国北方农村家家户户的必需品。纺棉车“嗡嗡”的声音，是无数人关于母亲和家乡的温暖记忆。

小时候都是穿的粗布，看起来很土，但很耐用。而在今天人们的眼里，它柔软、透气、环保，“老粗布”要贵好多倍。

每当想起母亲手指间抽出的银白色的棉线，脑海里就会有那幅关于母亲坚韧与慈爱的画卷。我很怀念，那夜半嗡嗡响的，且能带给我们温暖的纺棉车。

心灵广场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跟奶奶、爷爷住在老济宁于大街17号一个大杂院的小南屋里。

奶奶常带我去红牌坊，这条街在西门大街与东门大街之间，早已合入古槐路了。明清时期，四周坐落着河道总督衙门、济宁州衙门等重要机构。街上有许多老字号，兰芳斋就是其中之一，那里有济宁最好吃的糕点。棕红色的门楣上，三个金色大字“兰芳斋”。进门一个高高的柜台，里面的许多糕点都看不到，踮起脚尖踮得老高才行。

“奶奶，我想吃这个”“奶奶，我想吃那个”，是我和叔叔家的大姐姐争先恐后说的话。奶奶轻轻抚摸着我们，耐心给介绍云片糕、枣泥卷、桃酥、环饼、炒糖、小焦叶……说得我口水直流。

奶奶温和地说：“爱吃什么？自己挑。”姐姐说爱吃好多，我说都爱吃。我们选好之后，还要踮着脚尖，睁大眼，急切地希望售货员阿姨抓、称、包、递都快点再快点。

奶奶笑盈盈地对售货员说：“你看，急得这两个可爱的小馋猫！”售货员阿姨看着我们，连忙夸赞漂亮又可爱。我心里美滋滋的，长大也能像她一样卖点心多好，天天都有好吃的点心。

阿姨把点心称好，放在一张正方形的黄纸上，非常利索地折叠包裹，用纸绳在纸包上绕个十字，打一个活结，而后两手一对，轻巧地将绕在线轮上的纸绳拧断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当她递给我们点心的刹那，我像得了世上最珍贵的宝贝儿，紧紧抱在胸前，盼着早点回家打开。

我们踏着青石板路来到西门里，北边有个大门，两个大石狮子。坐在门口一块大石头上，吃着又香又甜的烤地瓜，顺便歇歇脚。

最难忘的是我们去西头供销社买东西，从于大街向北，来到学门口街向西。一路上有许多马车、毛驴车载着粮食。那些赶车人腰间系着粗粗的布腰带，脖子上围着白毛巾，累了在路边歇脚，或要碗香喷喷的丸子汤，吃几块热乎乎的肉贴。

奶奶给我们买了几个油炸丸子，特别香嫩。我一边吃着，一边学着小毛驴咀嚼干草的样子，耳朵翘得老高，上下牙齿交错地磨来磨去。

“奶奶，它为什么吃草”“它为什么老是在嚼”“奶奶，它为什么……”奶奶不厌其烦，心平气和地讲完小毛驴的生活习性，说：“走，咱们去西头买好吃的。”

每次去西头供销社，我最爱那里的山楂糕，八分钱一块。红红的山楂糕，放在一个大玻璃瓶里，里面许多山楂糕汁浸泡着。售货员用夹子轻轻夹起，而后用一张纸托着，我接过来，忍不住咬了一口。

回来的路上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土城。那里有一眼机井，抽出的水缓缓流向附近的田地。看着那些清澈的水冲刷着小石头，听奶奶讲着动人的小故事，品着酸溜溜、甜丝丝、软糯糯的山楂糕。

多年以后，我在笔记中写下：奶奶的爱就像小溪水轻轻冲刷卵石一样，润物细无声。

创业与职场

职场中的合作与执行力

温圣巍

马伯庸小说改编的《长安的荔枝》，讲述了九品官员李善德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，硬是闯出一条生路的故事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唐天宝年间，杨贵妃想吃新鲜荔枝，皇帝一声令下，命岭南在十天内将荔枝送达长安。这在那个时代，几乎是天方夜谭。可是，李善德却完成了这个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，是细节和执行力。

李善德接到任务时，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个死任务。从岭南到长安，山高水远，就算快马加鞭，荔枝早就烂成一滩水了。李善德知道抱怨和推脱是没有用的，既然任务来了，就只能想办法完成。

他开始考虑保鲜方法和沿途的驿站分布，计算每一段路程的时间，连马匹的体力分配都考虑得细致入微。李善德知道，这世上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只有不够细致的准备。

实际上，我们常遇到看似不可能的工作任务。公司要求一周内完成一个月的工作量，客户要求用最少的预算做出最好的效果，同事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你收拾。这时候，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、推脱，可是真正厉害的人，会像李善德一样，先接受现实，然后尽其所能琢磨解决方案。

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情绪上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寻找突破上。最可怕的不是任务艰巨，而是还没开始就先认输。那些能够在困境中杀出重围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他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真正的智慧，从来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整合资源。李善德很清楚，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。于是，他开始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。李善德找到了懂得荔枝保鲜技术的果农，联系了沿途的驿站站长，甚至说服了那些本来事不关己的商人，造就了一条高效运转的链条。影片中有句话特别精彩：“一个人走得快，一群人走得远。”李善德深谙此道。

职场中常见两种人。第一种人，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扛，觉得求人不如求己，结果把自己累得半死，效果还不好。第二种人，懂得借力打力，善于调动身边的资源，往往四两拨千斤。

李善德就是第二种人。他明白，没有人能够完全靠自己成功。没有什么真正的高手和全才，而要善于整合资源和依靠集体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求助，知道怎样与人合作，知道如何让每个人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

心灵广场

劳动的重量

雷岛

让我们相信，生命中劳动的重量和信仰的重量相等。

雨水打过前街，穿高腰雨靴的人从泥泞里踏过，回到简陋的家。那里有温暖的灯火，两个懂事的孩子，妻在厨房里烧饭。

雨水让劳动者既兴奋又担心。雨水可以带来丰收，也可以带来灾害。但此刻的雨水，在灯火里温馨着。

让我们相信，劳动者的双手能托起天空，劳动者的双脚能温暖大地。

劳动让人疲惫，也让人心安，让生命饱满、充实。我们从劳动的深处获得了休息。

劳动者俯首着，劳动者挺立着。劳动者洁净的灵魂，在世上站得笔直。



乳交融的月辉里。女儿说，我们祖孙三代走在田埂上，像极了莫怀威的《散步》。莫怀威一家三口带着母亲在田野散步，老人家一开始也不同意，走得远点就感觉累。莫怀威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才应该多走，母亲信服地点点头。莫怀威的儿子要走小路，因为小所以听父亲的，母亲老听儿子的，妻子听丈夫的，于是，莫怀威决定走大路。但母亲说，还是走小路吧。于是，莫怀威背着母亲，妻子背着儿子走小路，夫妻俩像背着全世界。

我女儿说，妈妈，我们一起去在田野里，只是你没有背着外婆。

我没有力量背起母亲，也许有一天也得有，但我希望永远也不要。愿母亲一直这样走路比我们快，吃饭比我们多，康寿安宁，喜乐祥和。

这个中秋，花一些时间，陪母亲故地重游，做一点无用的事，也是有意义的。一起出去，哪怕只是田野里，也一样美好。

■插图 烟岚下的乡居 张小禾 画